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T9299/8125(65)

學海君道部中興類

帝王興復門

大統篇

少康重興章

周宣王中興章

漢光武興復章

帝王續興門一

大統篇

漢昭烈興蜀漢章

帝王續興門二

大統篇

東晉元帝興建康章

學海考道部卷之一百九十五

中興類一

帝王興復一

叙曰夫帝運之肇興業厚者其緒遠聖德之所被澤廣者其民懷
雖復嗣世間衰糝政相繼而瓜瓞遐裔奮其餘烈兆庶欣載復主
厥祀故夏室微弱少康起于庖正周道中絕宣王立自共和漢光
識真人之讖晉元應渡江之謠然靈命之所歸亦衆誠之攸贊夫
推亡攻昧勞來安集非牢寵如天地慈育如父母其孰能抑揚前
軌恢績舊服者哉

冊府元龜
舊序改

大統篇

夏少康重興章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帝少康帝相之子也

左傳魏莊子曰夏之方衰也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

也不修民事而用寒泥泥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歸

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泥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氏及斟尋

氏而相為澆所滅澆既長矣泥使之帥師滅二斟氏弑夏后相封澆于過封豷于戈后緡歸于有

仍帝相之妃仍有仍氏女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靡先事羿羿死逃於

有鬲燼也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行滅豷于戈有窮遂

亡

國語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

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少康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

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

之命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

職使女艾謀澆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

物牧正庖正皆少康為之以避禍非二國敢以是官之也夏衆者即二斟之燼官職者夏之士大夫播遷者若遺臣靡之類是也

廣漢張氏曰方少康在強祿而夏之臣靡固有滅泥而立之之

心經營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泥在上

澆豷縱橫之時少康獨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其勢可謂堙微而

卒用以興其間圖回謀慮必大有曲折惜不復傳于後猶幸有

左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為者

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於此數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

而况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之蛟龍故其發也如春陽之震動

惟其時也

胡氏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爲定命不觀敵勢而攻圖則庶幾焉苟顧其私內覬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幾希矣少康靡鬲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濱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爲冠噫前王之所爲後王之師也可不鑒哉

熊氏曰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羲黃堯舜以來相傳之正統其絕者蓋四十年區區庖正一成一旅之衆而卒能復禹舊跡踐天子位者要之爲君者有撥亂之志爲臣者有盡忠之節人事旣盡能以天道爲定命故能致茲大業推原其故亦由虞君思之爲也虞舜之後也一代之興則先代子孫賓於王家與國同其休戚古人之慮蓋深遠矣後世得人之國則絕人之嗣不知天道昭明禍亦反踵虞夏商周之祖若孫傳祚二千年其效斷可覩矣

金氏熾曰按左氏傳及史記歲壬午夏之舊臣靡誅浞奉少康卽位復夏正統則自癸卯至辛巳乃浞篡據天位夏統中絕者凡三十九年胡氏大紀乃以少康初生之年卽爲元歲以紀之似失賊浞僭據之實矣今存夏變統不書其年但書甲子庶幾不沒其實且以垂世鑒戒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卮言曰太康改遊失邦后羿距之河仲康肇位此經文也羿因

夏民以代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因羿室生澆澆封于過
弑夏后相此傳文也夫太康雖失舊都而仲康踐位帝丘傳至
於相猶依二斟夏統猶未絕也及澆既長滅二斟弑帝相而夏
統始絕是時少康始生而夏之舊臣靡已奔有鬲其討賊之心
宜汲汲也且少康有天縱之資而布德兆謀輔以靡艾豈待數
十年而後興師則所謂四十年者通羿浞之篡數之耳羅氏論詳世系
本章及篡逆門拜浞章然帝抒爲少康子而能誘殪滅戈又非數十年不
可蓋浞既篡弑諸子分據各國而靡之滅浞及艾與抒之滅過
戈亦非一時事也

竹書紀年少康元年

壬帝卽位方夷來賓

東漢書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遂

宣王門獻其樂舞

周宣王中興章

周宣王厲王子也

左傳至于厲王王心厲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
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史記厲王暴虐國人莫敢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于彘
王太子靖匿於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
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讐而懟怒乎夫事
君者險而不讐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
竟得脫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
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宣王卽位二

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索隱曰汲冢紀年則云共伯于王位

共國伯爵言共伯攝王政故云于王位也正義曰魯連子云共伯名和好行仁賢諸侯賢之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也詳世系類

宣王征伐

史記王室衰弱西戎久叛宣王即位乃命秦仲率其國人往征之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

朱子曰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六月之歌以叙其事南荆背叛又命

方叔帥師南征服之詩人作采芑之歌又遣召穆公虎帥師淮南之夷而自將以征淮北徐夷尹吉甫作江漢之詩以美召公召公作常武之詩以美宣王故於卒章反復其辭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人懷之非獨兵威然也

宣王修行

詩序曰雲漢美宣王憂旱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菑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詩以美之

宣王封建

詩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王命召虎營謝邑封建申伯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王命仲山甫宣命于四方
城齊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宣王巡狩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田也

朱子曰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以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車攻吉日以美之

卮言曰厲王之亂出奔于彘共和行政周統未絕也厲王崩宣王即位非如夏少康之艱關興復者比而興衰撥亂之才修行用賢之德使諸侯宗周四夷賓服復如文武成康之舊則亦無異少康之為者萬世而下並稱為中興之令主有以也故並錄

之其征伐巡狩等事又詳大禮大事等門

漢光武興復章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南陽人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也以前事詳世系

南頓君欽長沙定王之裔也生三男續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

良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

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續常

非笑之比于高祖兄仲秀姊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

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

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

壬午莽地皇三秋七月漢宗室劉續及弟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

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為莽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

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泛愛客眾可與謀大事通

笑曰吾意也時秀避吏新野新野屬南陽郡今鄧州縣續漢書曰伯升賓客劫人上避吏於新野鄧晨

家因賣穀於宛東觀記曰時南陽早饑而上田獨收宛縣屬南陽郡故城今鄧州南陽縣也通遣軼往

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計議通欲以立秋材官

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眾使

從弟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續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

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

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

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

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部署賓客

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

坐死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

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眾恚恨

欲反攻諸劉秀歛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進拔棘陽縣名屬南

陽郡在棘水之陽古謝也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十一月續欲進攻宛至小

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大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

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姊元起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

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續弟仲及宗族死

者數十人續復收會兵眾還報棘陽阜賜乘勝畱輜重於藍鄉引

精兵十萬南渡潢渚臨泚水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

市平林兵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續甚患之會下江

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續即與秀及李通俱造其壁見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乃曉說其眾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尹氏曰前此臨淮綠林樊崇秦豐等皆書兵起以見討賊之意然猶不盡予之者崇等依阻山林聚眾為盜非能仗義誅討也至是伯升兄弟倡義其名甚正是以綱目大書起兵興復然後神人之憤可伸賊莽不足平矣

癸未帝玄更始元春正月漢兵破嚴尤陳茂遂圍宛

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擊甄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續與戰于涓

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眾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人旋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為帝

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眾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續示其議續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眾數十萬聞南陽更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為天下主的使後人得乘吾弊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

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執議立玄眾皆從之二月玄即皇帝位玄以續為大司徒為太常偏將軍東觀記曰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三月劉秀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莽遣其司徒王尋等會嚴尤陳茂五月圍昆陽莽棘陽長岑彭以宛城降

劉秀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尤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又驅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秀將數千兵徼之

于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秀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此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急迫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城中惟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王莽置五威將軍李軼初起猶假以為號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犇走宛敗昆陽自服

邑不聽圍之數十重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

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殺王尋

秀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千級連勝遂前諸將

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澠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犇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偏於天下

劉秀徇潁川馮異以五縣降

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玄殺大司徒續以劉秀爲破虜大將軍

新市平林諸將以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李軼初與續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續曰此人不可復信續不從續部

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不肯拜更始收稷將誅之續固爭

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執續殺之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

父城縣古應國

也屬潁川郡

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

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軼

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七月成紀隗囂起兵以應漢公孫述起兵成都自稱益州牧劉望起兵汝南八月穰帝更始遣王匡攻莽守將哀章于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降之引軍西至長安九月衆兵共誅王莽傳首詣宛王匡拔洛陽誅哀章

冬十月玄北都洛

更始將都洛陽以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狗河北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狗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秀爲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

大司馬秀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

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于鄴因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旣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

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馮異獨叩頭寃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狗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故趙繆王子林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真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林信之十二月林與李育張參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立即爲天子分遣將帥狗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尹氏曰帝王之興其施爲氣象必有大過人者觀漢祖入關之始除秦苛法與世祖徇河北之日除莽苛政則區區逐鹿爭雄之徒豈可同日而語然則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豈偶然哉

甲申

漢更始二

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以耿弇爲長史

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

縣名屬涿郡

時申屠建李松自長安

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入長安耿况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至宋子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畱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榆之霸慙據而反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都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不欲往秀指弇曰是我北道

主人也

二月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

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蕪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噉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燧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在道旁指

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上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二郡信都和戎也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

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執成民不肯損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

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留南陽太守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等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方手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拔幕入堂陽界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卽降又擊貫縣降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方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爲驍騎將軍宋子入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萬人復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

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畱真定納楊甥郭氏
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鄆擊斬王郎將李暉因
入趙界時郎將李育屯栢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
爲育所破亡失輜重秀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
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
王嘉擊降之校尉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大
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
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爲書薦復及長史陳俊于秀復等見秀於栢
人以爲將椽

大司馬秀拔廣阿

或說大司馬秀以爲守栢人不如定鉅鹿乃引兵東北拔廣阿
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
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
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耿弇以漁陽上谷兵會大司馬秀於廣阿夏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
初薊中之亂耿弇與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况因說况擊邯鄲
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
曹寇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兄弟尊賢下
士可以歸之况曰邯鄲方盛不能獨拒何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
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
况然之遣恂約漁陽太守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餘人
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而

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問之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漢等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眾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下初傳言二郡兵馬邯鄲來眾皆恐秀自登西城樓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軍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吳漢蓋延王梁等皆為將軍使還領其兵更始亦遣尚

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

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更始遣兵攻破

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

鹿秀逆戰於南蠻縣名屬鉅鹿郡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即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俗謂之倫城聲之轉也

音力全反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

兵今見其戰樂可言耶耿純言于秀曰久守鉅鹿士眾疲弊不如

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

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將杜威

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

詐子輿者乎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內

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宛人朱祐言於秀曰長安

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不敢復言
玄立大司馬秀爲蕭王

更始遣使持節立大司馬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
行在所蕭王居邯鄲宮晝卧溫明殿耿弇入造床下請問因說曰
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
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
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
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
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
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
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賤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

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云
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
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

秋蕭王擊銅馬諸賊悉收其衆南徇河內降之

是時諸賊銅馬太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
幡五樓富平獲率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
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幽州
牧苗曾聞之陰敕諸部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
出迎於路漢卽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
震駭於是悉收其衆秋蕭王擊銅馬於鄴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東吳
漢將突騎來會清陽縣名屬清河郡王以朱浮爲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

賊數挑戰王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猶不自安蕭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蕭王爲銅馬帝赤眉別帥與大彤青犢上江鐵脰五幡十餘萬眾在射犬

野續漢志曰野王縣有射犬聚

蕭王引兵進擊大破

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初謝躬與蕭王共滅王郎數與蕭王違戾常欲襲蕭王畏其兵強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蕭王有以慰安之旣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于鄴及蕭王南擊青

犢使躬邀擊尤來於隆慮山躬兵大敗蕭王因躬在外使吳彭襲據鄴城躬不知輕騎還鄴漢等收斬之其眾悉降更始遣寶等徇蜀漢爲公孫述所破走述遂自立爲蜀王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眾爲二部分道攻長安更始使王匡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冬赤眉西攻長安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豐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儵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

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于鄧禹禹舉寇恂乃拜恂河內太守令給足軍糧防遏他兵勿令北渡又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送鄧禹至野王禹旣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糒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時梁王永據國起兵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東海賊帥董憲琅邪賊帥張步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邛人秦豐起兵於黎丘攻得邛宜城等十餘縣汝南田戎攻陷夷陵

光武皇帝建武元年

乙酉

夏四月蕭王擊尤來大槍五幡敗之

正月方望等立前安定公嬰爲天子居臨涇更始遣李松擊斬之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

眉戰于務鄉松大敗夏四月公孫述稱帝號曰成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自投高岸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將軍陳俊言于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朱鮪殺李軼攻溫平陰馮異寇恂擊破之

馮異遺李軼書爲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報書達意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

南成皇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于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卽勒軍馳至溫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茂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渡河擊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柰宗廟社稷何宜先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邪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

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人所鈔擊略盡

六月蕭王卽皇帝位

王還歸范陽命收塋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言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據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

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高邑

縣故城在真定府栢鄉縣北

王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

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高自

祖初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二年

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

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

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正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

秋亭五成陌

壇為謂築土場謂平地秦法十里為亭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其地在今趙州百鄉鄉

六月己未

王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會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自辟不

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于昆陽誅王郎

銅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

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有固辭至于再

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劉氏曰書即皇帝位何正統也終綱目書者四漢高光昭烈及

晉元帝而已

尹氏曰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

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不同當時

更始既敗四方私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向世祖苟

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王即皇帝位改

元大赦者深幸之也烏可以高祖為比而擬議之哉

鄧禹擊定河東

鄧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劉均將數萬人攻禹禹擊斬之遂定河東

長安亂玄奔新豐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伏湛爲尚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鄧禹大司徒封鄧侯食萬戶禹時年二十四又案赤伏符以王梁爲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以吳漢爲大司馬初更始以伏湛爲平原太守時天下起兵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賴以全徵爲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爲司直行司徒事

鄧禹度河破左輔兵

帝如懷遣吳漢等圍洛陽

九月封玄爲淮陽王

丘氏曰更始雖非君國之才不足以係天下之望然既立爲帝以繼漢統光武北面事之受其命爲大司馬封蕭王則固其臣子也臣豈有封其君之禮哉今書曰廢而斥其名則其不得不廢亦可知矣

卮言曰丘氏之改綱目非也玄本不當立光武君之不得已也且玄爲赤眉所逐已不成爲君而光武復封之可謂厚矣尋復降於赤眉卒爲所殺豈光武廢之乎

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公曰光武卽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
權畧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
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
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
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
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
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卽降拜平狄將
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
橫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棨戟擢任之十月車駕入洛

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十二月隗囂據天水自襁西州上將軍竇融

據河西自襁五郡大將軍

將軍馮愔反田邑以上黨降

時鄧禹引軍屯恂邑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
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將軍馮愔宗歆守柁邑爭
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
誰對曰護軍黃防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
節往降之防果執愔歸罪帝遣劉延攻天井關更始將田邑拒之
不得進及更始敗邑請降卽拜上黨太守

二年丙戌春二月遣吳漢等破檀鄉賊於鄴東

鄧禹入長安

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定北地鄧禹入長安謁高廟收神王送洛陽行園陵置吏士奉守

遣執金吾賈復擊郾破之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最强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尹尊降

夏四月遣將軍蓋延等擊劉永圍睢陽梁王永稱帝於睢陽

遣吳漢擊宛宛王賜降

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

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

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青徐羣盜張步等降

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禹戰不利走雲陽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

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禹不能定帝乃遣徧將

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

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

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

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

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

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

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答之非諸將憂

也無得復妄進兵

司馬公曰周頌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十二月詔復宗室列侯爲莽所絕者

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

三輔大饑城郭皆空遺民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衆尚二十餘萬帝遣侯進等屯新安耿弇等屯宜陽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二年_{丁亥}春正月馮異大破赤眉於峭底賊衆東走帝勤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

帝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及異與赤眉戰大爲所敗異走歸

營堅壁自守復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

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

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

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

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

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

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

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日大陳兵馬臨雒水令

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

帝王... 卷一
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疆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
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
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戊申還
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逢安
反誅楊愔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
榮陽均輸官地使食

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斬之

帝自將征鄧奉至堵陽奉逃歸清陽四月帝追奉至小長安與戰
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
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
親在行陣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誅祐位

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

延岑旣破赤眉卽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關中衆寇猶盛各稱將
軍據地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馮異屯軍上林苑中延岑
引寇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大破之諸營堡附岑者皆來降岑遂
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道路隔隔委輸不至馮異軍士悉以
果實爲糧詔拜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謙穀異兵穀甚盛
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
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

六月大將軍耿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仲况以陰降

秋七月遣岑彭擊秦豐於鄧破之進圍黎丘別遣兵徇江東揚州平
睢陽人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

十一月遣太中大夫來歙使隗囂

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畧未知所在柰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籍之甚厚

四年戊子春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述以爲大司馬

夏四月帝如鄴遣吳漢擊五校於臨平破之遣耿弇祭遵等討張豐斬之弇遂進擊彭寵

六月帝還宮秋七月如譙遣將軍馬武王霸圍劉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攻拔之

董憲聞賁休以蘭陵降自剡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旣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八月帝如壽春遣將軍馬成擊李憲九月圍舒
冬十月帝還宮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

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
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令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
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
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
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十二月帝如黎丘遣將軍朱祐圍秦豐岑彭擊田我

公孫述遣兵屯陳倉隗囂遣兵助馮異擊破之

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衆出
屯陳倉就呂鮪將狗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是時隗囂遣兵佐異
有功遣使上狀報以手書曰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

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
爲他人禽矣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
肯如言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其後公孫述數遣將間出囂輒
與馮異合勢共摧挫之以故蜀兵不復比出

五年_丑春正月帝還宮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

隗囂與馬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
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
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
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
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也

二月帝如魏郡吳漢耿弇擊富平獲索於平原大破之弇遂進討張

步

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

夏四月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爲涼州牧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置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前世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識文不誤劉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者况今稱帝者數人

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始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均等奉書詣洛陽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均於道卽與俱還見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六月秦豐降斬之董憲劉紆似蘇茂俊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秋七月彊以衆降茂犇張步憲萌奔胸梁人斬紆以降冬十月帝如魯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

齊地悉平

初起太學帝還視之

帝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交阯鄧讓等遣使貢獻

王莽末交阯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翁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

六年庚寅春正月吳漢等拔胸斬董憲江淮山東悉平

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

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維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帝與述書曰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五月還宮

隗囂反冬十二月隗囂遣兵下隴馮異祭遵擊破之隗囂降蜀

馮異擊盧芳匈奴兵破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八年壬辰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衆皆降

囂奔西城吳漢引兵圍之

帝遣中郎將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畧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畧陽甚喜曰畧陽

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欵據畧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畧陽公遜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隄激水灌城來欵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執開示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

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羗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犇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畧陽圍解帝勞賜來欵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欵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

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穎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

穎川盜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穎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穎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穎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

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請純降大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戊寅車駕還自穎川

尹氏曰帝王經營大業固不可以憚勞然世祖方征壠坻自夏迄秋經歷數月至是還宮甫爾一聞穎川盜起即自將討之于時猛將如雲豈無可任之人顧乃不遑安處如此特書六日則帝之不自暇逸為如何哉光濟中興宜矣

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

九年癸巳夏六月遣來歙馬援護諸將馮異等屯長安

十年甲午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汧隗囂將高峻降

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

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
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囚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
萬乘之固也前年穎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恂往降之
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王元犇蜀隴右悉平

帝還宮

八月如長安於
是始還志久也

十一年乙未夏帝自將征蜀

考證云蜀未嘗臣於
光武凡例當書伐

秋七月次長安岑彭

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延岑走王元以其眾降帝還宮

十二年

丙申

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

蜀地悉平

公孫述出戰刺傷入城以兵屬延岑而死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
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

漢又讓劉尚曰賊降三日吏民從服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
鼻尚宗室子孫尚更吏職何忍行此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
徵廣漢李業不至使使毒殺之又聘巴郡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
毒藥劫之太守為請乃免帝既平蜀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
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間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
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

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遣將軍杜茂將築亭障以備之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十三年

丁酉

春正月盧芳奔匈奴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一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漢書本紀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颯回三精霧塞州也颯

回謂亂也三精日月星也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
霧塞言昏昧也精或為象甄誕大也書曰誕膺天命甄明也靈貺謂佳氣神光之類也沈幾先物深略緯文沈深之幾先見於事也

尋邑百萬貔虎為羣言其猛勇也英雄既振新都自焚王莽初封為新都侯虔劉

庸代紛紜梁趙虔劉皆殺也左傳曰虔劉我邊垂謂公孫述稱帝於庸蜀盧芳據代郡也紛紜喻亂也梁謂劉永趙

謂王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河南河北河東也未澄謂朱鮪等據洛州未歸光武也四關謂長安四塞

之國重擾謂更始已定關中劉盆子入關殺更始發掘諸陵也神旌乃顧遞行天討皆即位以後事金湯

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

命系隆我漢

東觀漢紀曰帝既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敵

翕然龍舉雲興三雨而濟天下蕩蕩人無能名焉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已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

澤雖在而瞻鳥之望幾絕世祖以眇眇之胤起於白水之濱身無

屈妄之方位與郡豎並列于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

居之南面疾足者為之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齟切泯泯蒼生塵消

鼎沸我翁之以仁風馭之以大威霜雪被而洪棘枯綱維振而逆

鱗掃群才畢湊人思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

創業者庸有異乎誠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資太

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同乎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

物之上矣

薛瑩漢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

多矣大皆莫於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弘寬博納

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附馬拔一見觀顏識奇故能以

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附馬拔一見觀顏識奇故能以

帝五興復 卷一 三十四
十數年間掃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大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
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意豈
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史斷曰光武以孝景之裔膺受命之符借伯氏續起兵舂陵興復
漢室鏖戰昆陽人服其武司隸入洛人服其度持節入人服其德
此三者中興之本也于時隗囂據隴西公孫述據成都劉永據睢
陽盧芳據安定李憲據淮南張步據齊秦豐在楚董憲起東海延
岑起漢中由戎起夷陵其他銅馬赤眉之徒乘時竊據者不可勝
筭帝披輿地圖慨然發憤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當時二十八將咸
能感會風雲奮其志勇以成佐命之功討張豐於涿郡誅王郎於
邯鄲滅朱鮪於洛陽殄公孫於巴蜀禽隗囂於隴西降赤眉而定
銅馬獲盧芳而斬彭寵故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使火德復然
炎精再輝赫然中興號爲東漢帝沉幾先物深畧偉文恢廓大度
同符高祖開心見誠無有隱伏雖當草創之時隱然有帝王之畧
矣天下已定乃偃武修文投戈講藝解工莽之繁密還漢室之輕
法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
釀成漢世二百年節義之風加之明謹政體摠攬權綱量時度事
舉無過動卽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然廢郭后
移太子此爲仁明之累耳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九十六

中興類二

帝王續興一

大統篇

昭烈興蜀漢章

蜀漢昭烈皇帝劉備涿郡涿縣人

以前事詳世系門

劉備涿縣人少孤貧與母販屨織席為業好結交豪俠少年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備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光和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備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

典畧曰平

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于從事遂與相隨遇賊于野備中中創陽死賊

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督郵以公事到縣備求謁不通直入縛

後以軍功為中山太守督郵督郵杖之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棄官亡命頃之大將軍何進

遣都尉母丘毅詣丹陽募兵備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

為下密丞復去官復為高唐尉遷為令為賊所破是時董卓廢少

帝辨為弘農王弒而立陳留王協是為天子西遷關東州郡皆起

兵以討卓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沛國募召合眾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

獻帝初平二年辛未冬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

公孫瓚攻袁紹于冀州劉備嘗與瓚同師盧植由是往依瓚瓚表

為別部司馬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

郡民劉平素輕備耻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

人心如此備少與關羽張飛友善至是以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

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

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之雲遂從至平原

為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甲戌春二月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夏四月曹操

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

正月徐州牧陶謙為曹操所攻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備俱救之

時備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饑民數千人謙

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

軍食盡亦引還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破劉備於剡東會陳留

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乃引還

冬十二月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陳登謂備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王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灾沴禍臻鄆州州將相頽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曰公之憂軻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能永使百姓知有依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荅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建安元年丙子夏六月劉備與袁術戰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備降於布遂與并兵擊術

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

盱眙淮陰本志云曹操表為鎮東將軍封宣城亭侯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

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垂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

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引軍東下備將許耽開門迎之飛敗走布

虜備妻子備聞之引還北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術

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蹶吏士相食糜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

于布布亦忿術軍糧不繼乃還備妻子復召以為豫州刺史與并

勢擊術使屯小沛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

布求屯小沛布不聽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說使人說布乃遣之布自稱徐州牧秋七月揚奉韓暹奉天子東還洛陽

董承等召曹操兵操入朝遂遷帝于許

冬十月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爲豫州牧遣東屯沛

十月袁術遣其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于布布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請靈等與備和各罷兵備復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劉氏曰袁術攻劉備布救却之不書書復攻備何惡反覆也走歸曹操而書歸許操以爲豫州牧而書詔以綱目於備多予辭惟其正而已矣

二年丁丑冬劉備誘楊奉殺之

丁丑春袁術稱帝於壽春九月楊奉韓暹寇徐揚間軍饑餓辭呂布欲詣荊州布不聽奉知劉備與布有宿憾私與備相聞欲共擊布備陽許之奉引軍詣沛備請奉入城飲食未半於座上縛奉斬之韓暹奔并州與郭汜皆爲人所殺

三年戊寅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殺之以劉備爲左將軍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張遼攻備曹操遣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单身走曹操自出擊布與備遇於梁進屠彭城遂圍下邳布乃降布見操請服操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遂殺之備復得妻子從操還許操表以爲左將軍禮之愈重

四年己卯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

劉氏曰詔者何上命也曹操厚遇劉備遣之將兵而綱目書詔

所以殊備於操也殊備於操者全備也綱目於劉備多恕辭
冬十一月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
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
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
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
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而爲備備衆數萬人遣使
與袁紹連兵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女百人來
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尹氏曰自曹操劫遷天子以來天下已非漢有董承以元舅之
尊親承密詔與昭烈謀誅操而不克故昭烈在徐因遂起兵然
前史未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載董承等受密詔誅操其立義
頗精然不言昭烈討操之舉至陳壽志魏反謂董承等謀反伏
誅其謬妄無理莫甚於此及其志蜀始於昭烈稱漢中王之下
錄其與董承等同謀誅操之語此則實事難泯不可得而曲說
者也綱目於此特筆起義其曰起兵徐州討曹操者正所以扶
三綱立人極誅亂臣賊子於千百載之下使古今大義無時而
不明要使逆亂之徒終無以自立於天下其垂世教也大矣

五年

庚辰

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謀泄操殺承等而自將擊備諸將皆曰今袁紹方來而棄之
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遂擊備破

之獲其妻子禽關羽以歸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去鄴二
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操還官渡袁紹遣其將顏
良攻劉延于白馬關羽為操將兵刺良而奔備于袁軍

秋袁紹遣劉備畧汝穎曹操擊走之備復以紹兵至汝南

劉備復以袁紹兵至汝南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
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備畧汝穎之間曹操遣曹仁將兵擊備
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
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操遣蔡陽擊
之為備所殺九月袁紹攻曹操於官渡操襲破之紹軍大潰

劉氏曰備嘗書討操矣是亦敵操也曷為書畧書至如常辭非
義討也其非義討何紹遣之也綱目惡紹故汝南之戰備殺操

將不書

六年辛巳秋九月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荆州

曹操自將擊備於汝南備奔荆州劉表表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

之益其兵使屯新野

本志曰荆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

昭烈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淳等追之為伏兵所破

備在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

然流涕表恠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
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丁亥夏曹操既
滅袁氏將北擊烏桓諸將皆恐備說劉表以襲許郭嘉曰表坐譚
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
用雖虛國遠征公無虞矣操遂行備果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十二年丁亥冬十月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饜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改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戊子秋八月曹操擊劉表劉表卒九月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

七月曹操擊劉表八月表卒表子琮嗣未幾曹操軍至蒯越等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

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操至新野琮舉州降以節迎操操遂進兵時備屯樊琮不敢告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官屬宋忠請備宣旨時操已在宛備乃大驚或勸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吾不忍也遂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

典畧曰備過辭表墓遂泣涕而去

比到當

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使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劉琮將王威說琮襲操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瞑目橫矛操兵無敢近者備斜趣漢津適與飛一食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操進軍江陵以琮爲青州刺史初孫權長史魯肅聞劉表卒言於權曰肅請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于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今爲君計莫若自結于東以共濟世業巨豈足託乎備甚悅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說權權大悅與周瑜等定計遣瑜及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備并力逆操備望見瑜船

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與操戰于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尹氏曰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是以他日荊州之爭關羽方詰魯肅以謂烏林之後左將軍親在行間戮力破賊而魯肅則謂始與豫州觀於長坂志勢摧弱主上矜愍以濟其患如此則其功固有所歸矣今綱目分其功於備者蓋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魯肅定計於內然非昭烈孔明感發於外則亦未必成功若是之捷也觀之柴桑說之可見矣

十二月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

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分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廬江雷緒率曲部數萬口歸備備以謂葛亮為軍師使督零陵桂陽

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十四年_巳冬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劉備表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琦病卒孫權表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荆江之南岸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

十五年_{庚寅}冬十二月

劉表故吏士多歸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

京見權京京口城也求都督荊州荊州八郡瑜既以江南四郡給備備又欲兼得江漢間四郡

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

屈為人用者謂宜徒備置吳盛為官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

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

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也權不從備還公安會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肅勸權以荊州借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十六年辛卯冬劉璋使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

魯

扶風法正為益州牧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別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因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畧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以討張魯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公

雖來無能為也今州中諸將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

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正至

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義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關挾兵器府

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備疑未決龐統言

于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

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
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
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
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
劉璋敷隨在所供奉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
太守嚴顏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
墊江水請涪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
備曰此事不可倉卒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
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
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吏士更
相之適也之姓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

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比到

葭萌縣屬廣漢郡在今利州益昌縣南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

十七年壬辰冬十二月劉備據涪城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于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
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疆兵據守關頭聞數
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
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
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
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遺璋書曰孫氏與孤
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
憂有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

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之收斬松勅關戍諸將文書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高沛楊懷責以無禮斬之責其無容主之禮也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劉氏曰袁術據書據南陽曹操書據兗州皆罪之也備亦書據何傳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綱目於是不得爲備隱矣

十八年癸巳夏四月劉璋遣將吳懿等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益州從事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矣備聞而惡之法正

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劉瓚令荀張任吳懿等拒備於涪皆敗退保綿竹懿請軍降璋復遣李嚴費觀督綿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備備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縣屬廣漢都今漢州雒縣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焉橋軍敗任死

十九年甲午夏五月馬超奔劉備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

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獲太守嚴顏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西德陽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中流矢卒法正戕與劉璋曰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可圖變化以保尊前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

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使從事中郎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備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董和爲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馬超爲平西將軍法正爲蜀郡太守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羲爲司馬和爲蜀郡太守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堆爲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自新野南奔荆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曹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畧有三郡邑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

以書招之巴不從而入蜀備深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備以爲將軍李嚴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美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出降備以此薄之不用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

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懼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以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何其息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守法正一殮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大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柰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亮治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士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備以蔣琬爲廣都長不治大怒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

劉氏曰於是璋開城降備遷之公安不書諱之也然則何以信萬世書入書自領綱目之意見矣

二十一年夏五月劉備孫權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以魯肅屯

陸口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曹操方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匡夏口備遏之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梯歸縣屬南郡諸葛亮據南郡備曰往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已得益州權令諸亮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三萬以取三郡蒙移書三郡皆降備聞之自蜀親

至公安遣羽爭三郡孫權進任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今長沙屬

縣以招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行

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土耶肅曰不然

始與豫州觀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

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人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

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翦并荆土斯益凡夫所不

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懼

失益州使使求和于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以湘

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冬十一月劉備遣兵擊巴賓破之

七月魏公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之而還

九月巴賓夷帥朴胡杜濩任約各舉其衆以附于操操分巴郡以胡爲巴東濩爲巴西約爲巴郡俱以太守封列侯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于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會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等破之操遣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于漢中進軍宕渠縣屬巴郡備使張飛與郃相拒五日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二十二年丁酉冬十月備備進兵漢中魏王操遣將軍曹洪拒之

丙申二月魏公操還鄴進爵爲王丁酉十月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圖巴蜀而遽北還者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

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恃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勝往討必可克之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

馬超吳蘭等屯下辨今成縣屬鞏昌府操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戊戌夏四月劉備擊張郃不克秋七月魏王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三月曹洪擊吳蘭破斬之張飛馬超走夏四月備屯陽平關攻郃等不克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在利州昭化縣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在巴漢之間備攻之不能克急書

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秋七月魏王操自將擊備九月至

長安

二十四年巳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夏五月操引還備遂取漢中

夏侯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無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陽平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擊敗之備與操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復遣將軍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其太守蒯祺又遣養子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

秋七月劉備自立爲漢中王

劉備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群臣陪位奏以備爲漢中王讀訖備拜受璽綬御王冠立子禪爲王太子拔牙門將魏延領漢中王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遣司馬費詩卽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謂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

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
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相與惜此舉動
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拜受

劉氏曰書自立何存獻帝也獻帝在雖劉備以自立書之

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帥
師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

關羽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博士仁守公安羽率衆攻曹

仁于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羽禽于禁殺龐德羽急攻

樊城不下又遣別將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修南鄉太守傅

方皆降于羽十月陸渾縣屬弘農郡民孫狼等殺縣主簿以附于羽自

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都許以避其銳蔣

濟言于操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則樊

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

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爲羽素驍雄且居國上

流其勢難久密陳禽羽之策及羽攻樊魏王操使徐晃屯宛以助

曹仁羽撤圍退蒙遂襲取江陵擒羽殺之孫權遂有荊州庚子正

月魏王操卒子丕立十月丕稱帝廢漢帝爲山陽公

漢昭烈皇帝章武元年

劉氏曰大書章武何紹昭烈於高光也魏篡立吳割據昭烈爲漢

之裔名正言順舍此安歸綱目揭章武之元而大書之然後正閏

順逆各得其所故曰統正於上而人道定矣

夏四月漢中王卽皇帝位

蜀志曰魏文帝稱尊號改年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王乃發喪
制服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
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
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
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
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臣世會備合爲帝際
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
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王者玄且來
孝經鈎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
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翔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
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
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近漢初興
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
侯人主當有聖王起于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
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
之衆刑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合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
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違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
應天順人速卽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靡竺軍師將
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湮
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
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
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

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三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
 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焚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
 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天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
 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于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
 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
 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成曰休哉二祖受命圖
 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識記咸
 悉具至伏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胃本枝百世乾祇
 降祚聖咨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
 考省靈圖啓發識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
 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

三上尊號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

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

何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
 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彊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
 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殺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
 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
 宜修之嗣武二祖襲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
 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
 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
 元日與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于
 漢家永綏四海
 通鑑曰羣下聞漢帝遇害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

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旅萬里合衆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卽帝位

劉氏曰書卽皇帝位何正統也故孫曹皆斥姓名書稱帝立后立太子皆不書皇所以殊之於正統也

卮言曰司馬公云昭烈雖云中山靖王之後然不能紀其世次與南唐稱吳王恪後無異故不敢以後漢東晉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朱子不取司馬公之說而作綱目以昭烈承正統諸儒皆以爲然昭烈雖未能討賊興復祀夏配天而帝胄甚明自與南唐之僞稱唐室篡取吳國者相懸也今錄於光武之後陳壽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志曰後主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譙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疾我因其

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同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害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下由舟輯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楊戲贊曰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歛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雋又扶携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鐘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

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
復秋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
世歷載攸興

蘓轍論曰劉備之才近似漢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
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
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劉備棄天
下而入巴蜀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
非將也不思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其氣不足尚也
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
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古之英雄惟
漢高祖不可及也夫

史斷曰蜀漢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爲曹丕篡逆遂卽位於成
都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迹其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有陂
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
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雖顛沛艱難而信
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願則情動三軍戀赴義
之士則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摧沮勅敵因敗爲功當是
時也孔明佐之好同魚水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
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治命留連妾嬪之態豈昭烈敵哉謂禪
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旨哉斯言可爲師法則知
昭烈天姿旣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
弘益多矣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九十七

中興類三

帝王續興二

大統篇

東晉元帝興建康章

中宗元皇帝睿琅邪恭王觀之子也觀薨睿嗣位爲左將軍

琅邪王睿沈敏有度量惠帝之世睿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琅邪王殆非人臣相也元康壬子拜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左將軍睿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

惠帝永興元年甲子秋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

東海王越奉帝討成都王穎敗績於湯陰 琅邪王睿叔父東安
王繇為穎所殺睿時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勅關津無得
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
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戾氏
俱歸國時南陽王顥鎮長安遣張方救穎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鎮
洛陽穎既為王浚東嬴公騰所敗奉帝犇洛陽張方遣兵迎帝帝
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復劫帝西都長安廢穎以成都王
就第乙丑秋七月東海王越復傳檄山東起兵以討張方自領徐
州都督以睿為東平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畱守下邳睿請王導為
司馬委以軍事丙寅二月河間王顥斬方首送於越以請和迎帝
東還越為太傅十一月帝崩太弟即位是為懷帝

懷帝永嘉元年丁卯秋七月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鎮建業

詔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假節鎮建業

時周馥鎮

壽春督揚州之江南北故睿督揚州之江南

九月琅邪王人至建業以王導為謀主推心

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
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
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
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
皆應命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
與之謀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壹為從事中郎周玘劉超張闔孔
衍皆為掾屬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

故江東歸心焉屬太妃薨於國自表犇喪葬畢還鎮增封宣城郡
二萬戶加鎮東大將軍

五年辛未春二月琅邪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以王敦為刺史都督征
討諸軍事

庚午三月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璿及揚州刺史王敦璿謀
殺敦以反敦奔建業告睿璿遂反進寇陽羨今常州宜興縣睿遣將軍郭

逸等討之周玘糾合鄉里與逸等共討璿斬之玘三定江南睿以
玘為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冬十一月揚州都督

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越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
碩馥不肯行碩襲馥為馥所敗退保東城濠州定遠縣今屬鳳陽府辛未正月

碩求救於睿睿使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眾潰奔頃為豫

州都督新蔡王確所執會揚州刺史劉陶卒睿復以王敦為揚州

則史尋加都督三月越為苟晞所譖以憂卒於頃四月石勒追越

之喪及於苦縣寧平城大敗晉兵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

沒於勒五月詔以睿為鎮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

事漢兵寇洛陽懷帝被執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

陽城縣屬河南郡藩與弟組等建行臺於密屬滎陽郡傳檄四方推睿為盟

主秦王業荀藩之甥也南犇密藩等奉之南趣許昌時海內大亂

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王導說睿收其賢俊與

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才協王承卞壹諸葛恢陳頽庾亮等百餘

人時人謂之百六掾

夏六月琅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斬之

江州刺史華軼自以受朝廷之命而為琅邪王睿所督多不受其
教令郡縣多諫之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
官司改易長吏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甘卓與
周訪合兵擊軼軼兵敗奔安成今吉安府安福縣訪追斬之及其二子憲
犇幽州秋七月王浚設壇立太子自領尚書令以睿為大將軍
冬十二月琅邪王睿以周顥為軍諮祭酒

前騎都尉桓彝避亂過江見琅邪王睿微弱謂顥曰我以中州多
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
顥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顥中坐歎曰風景
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
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之陳頹遺導書曰

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
相貢薦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仰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
夫欲制遠先由近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
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六年壬申春二月琅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引兵還

石勒築壘於葛陂

在新蔡縣西

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睿大集江南之眾

於壽春以長史紀瞻為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勒軍失利
引兵北還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
紀瞻所敗瞻追犇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
春夏四月賈疋圍長安劉曜犇平陽秦王業自雍入於長安八月
疋等奉秦王為皇太子十二月王澄在荊州失眾心出擊杜弢王

帝王續興 卷二
冲自稱刺史澄懼徙治孱陵琅邪王聞之召澄爲軍諮祭酒以周
顛代之顛至州建平流民傳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真襲沔陽
顛狼狽失據王敦遣陶侃周訪甘卓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爲諸軍
繼援澄過詣敦敦殺之王機求敦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溫邵等
叛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入廣州訥避位以州授

愍帝建興元年

癸酉

夏四月琅邪王睿以華譚爲軍諮祭酒

二月劉聰弒懷帝四月太子業卽位

是爲愍帝

華譚常在壽春依周馥

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
士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兵討馥死未踰
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位爲征鎮召之不入

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
責非但馥也睿參佐多避事自逸參軍陳頽言於睿曰洛中承平
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爲凡俗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
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
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
已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頽曰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
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
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
之頽出於寒微數爲正論府中多惡之出爲譙郡太守吳興太守
周玘宗族彊盛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
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陰與其黨謀

誅執政以南士代之事泄憂憤而卒時郝鑒避亂保嶧山導卽以鑒爲兗州刺史鎮鄒山

五月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事

詔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官令幽并兩州勒兵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七月復遣殿中都尉劉蜀詔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於中原八月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睿以刁協爲丞相左長史劉隗爲司直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特親愛之主簿熊遠上書以爲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非爲政之體也愚謂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用也睿不能從

左丞相睿以祖逖爲豫州刺史

祖逖范陽人少有大志渡江從丞相睿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豪傑必有響應者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遂屯淮陰募兵得二千餘人杜曾殺胡亢而并其衆周顛屯潯水城爲杜弢所困陶侃使朱伺救之弢退保泠口攻侃於武昌侃使朱

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顛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
敦表侃爲荊州刺史屯沔江睿召周顛復以爲軍諮祭酒王貢自
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爲都督擊王冲斬之悉降
其衆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
兵大敗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進擊杜弢大破之
冬十二月左丞相睿遣世子紹鎮廣陵

丞相睿遣世子紹鎮廣陵以蔡謨爲參軍

三年^{乙亥}春正月左丞相睿以周札爲吳興太守

周勰以其父馥遺言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功曹徐馥矯稱
叔父丞相從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衆以討王導刁協豪傑翕然
附之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乙亥春正月徐馥殺吳

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欲奉周札爲主札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
守孔侃勰知札意不同不敢發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亦死札子
續亦聚衆應馥睿議發兵討之王導曰今少發兵則不足以平寇
多發兵則根本空虛續族弟筵忠果有謀請獨使筵往足以誅續
睿從之筵至郡誘續殺之因欲誅勰札不聽委罪於從兄邵而誅
之睿以札爲吳興太守

二月以左丞相睿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死乃請
降於睿睿不許弢遺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輸款詹爲啓呈其書
睿乃使王運受弢降赦其罪以爲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
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

謝摛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犇臨賀夏四月陶侃與杜
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說之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
死侃與應詹進克長沙杜弢之巢穴也湘州悉平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
敦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江州刺史敦嬖人錢鳳疾陶侃之功
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敦畱侃不遣左博廣州刺史以
其從弟廩爲荆州刺史時交州帳下督梁碩殺其刺史顧壽專制
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
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
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
州將溫邵等謀復還據廣州侃至始興悉討破之廣州遂平

四年

丙子

冬十一月劉曜陷長安帝出降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十月劉曜陷長安愍帝被執十二月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
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
伯以邵續爲冀州刺史續女壻廣平劉遐聚衆河濟之間睿以遐
爲平原內史

劉氏曰征伐不書出師書出師何遷延也若曰睿無北伐之志
徒見出師露次移檄北征而已矣

元帝建武元年

丁丑

春三月丞相睿卽晉王位

正月弘農太守宋哲屯華陰漢兵自長安東略哲棄城犇江東二
月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
王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羨及官屬等共上尊號王
不許羨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

歸琅邪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羨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卽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哀爲琅邪王仍以哀都督青徐兗三州鎮廣陵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夏六月豫冀青寧等皆上表勸進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琨檄告華夷遣溫嶠匹磾遣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王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隨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六月溫嶠等至建康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嶷寧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苾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本紀曰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領護烏丸校尉鎮北將軍劉翰單于廣寧公段辰遼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續青州刺史廣饒侯曹嶷兗州刺史定襄侯劉演東夷校尉崔苾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八人上書勸進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監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周萬世三代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十世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

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王質幼
彰驗聲夙振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政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
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
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奉表使還乃承西明以去年
十二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
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
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聞問震惶精爽
飛越且驚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聖上下洟血臣聞昏明迭用否
泰相濟天命無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
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酈姬之難而重耳
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
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
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
九服崩離天下翫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邁夷羿宗姬之離犬戎
蔑以過之陛下撫征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
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號宇內純化旣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
遐方企踵百揆時叙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
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爲休詠况茂勲格於皇天清暉光於四海
蒼生顚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
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
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
地之際旣交華夷之望允治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

以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由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萸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齋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可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愍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曾懷不勝犬馬愛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忝於方任久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廷共覩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王優令荅之

劉氏曰書勸進何正統也故雖未卽帝位特書元年終綱目書勸進者惟晉元帝及漢主知遠而已

祖逖取譙城

豫州刺史祖逖降樊雅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塲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數月而卒王廙將赴荊州畱劉浚鎮揚口壘爲杜曾所圍諸軍救之皆敗曾乘勝徑造沔口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走

之遂定漢沔會保走武當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
屯襄陽

冬十一月立太學

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爲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消膏莫之覺
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厲風化王從之

十二月王命課督農功

王命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諸軍各自佃作
卽以爲稟

大興元年

戊寅春三月王卽皇帝位

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
統絕於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
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
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奉朝請
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
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耻副四海
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顛之弟也
令曰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匡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
食也令宗廟廢絕億兆無係羣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辭
輒敬從所執是日卽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
固辭曰若太陽示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詔曰昔我高祖宣
皇帝誕應期運廓開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緝熙諸夏爰暨世
祖應天順時受茲明命功格天地仁濟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

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禍薦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無奉肆羣后
三司六事之人疇諮庶至於華戎致輯大命於朕躬子一人畏天
之威用敢違途登壇南嶽受終文祖楚柴頒瑞告類上帝朕寡德
續我洪緒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惟爾股肱才之佐文武熊羆之臣
用能弼寧晉室輔予一人俾與萬國共同休慶於是大赦改元
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
萬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
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爲普且可以息檢覈之
煩塞巧僞之端也帝不從

劉氏曰書卽皇帝位何正統也終綱目書卽皇帝位四漢書高
祖光武昭烈晉則元帝舍是無書卽皇帝位者矣

尹氏曰繼統與創業不同臣前已論之矣今周嵩所言與費詩
同旨固不爲無見然特未知紹續之意耳五代劉崇僭立謂其
臣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正之崇雖
僭竊其言蓋亦有理此綱目於光武昭烈元帝未混一之時所
以皆書卽皇帝位而無嫌者正以幸其繫人心續正統副四海
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不得與其他妄自尊大者比也
張寔遣使上表

都尉陳安叛相國保舉兵逼上邽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步騎
一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
寔曰南陽忘大體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
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卽

位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秋七月

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祇奉舊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婪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弊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聞塞之責各明慎奉行

本紀曰帝性簡儉沖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令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采上書皐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

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萑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亦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邁紛且興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略區區僅全吳楚終於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克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於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於此矣咸寧初風吹大社樹折社中有青氣占者以爲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邪卽恭王也及吳之亾王濬實先至建鄴而皓之降款遠歸璽於琅邪天意人事各符中興之兆太安之際童諺云五馬浮渡江一

馬化爲龍及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爲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

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隳尊滔天方駕則民懷其舊德者矣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豈武宣餘化猶暢於琅邪文帝垂仁傳芳於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爲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偃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綵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啓中興古者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爲威福王之常制以訓股肱中宗失馭強臣自亾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每聞而鴻鴈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通鑑曰帝恭儉有餘而用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而崩

賀善替曰琅邪自督堪州一書遺紀瞻討石勒而已長安旣陷然後出師露次移檄北征故綱目特書病之然其卽位止稱晉王雖中外勸進弗敢從也愍帝遇害始正帝號亦庶乎知節者故綱目書卽皇帝位如光武獨其無志遠略不能盡祖述之才遂使河南終淪左衽惜哉

欽此

欽此

欽此

欽此

欽此

欽此

欽此

欽此



